

全 新 小

說

版

天心月圓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

24

弘

一

大師傳

作者◆陳星



天心月圓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

24

弘

一

大師傳

作者◆陳星





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弘一大師傳／陳星著。
--初版。--臺北市：佛光，民86
面；公分。--(佛光史傳叢書；3693)

ISBN 978-957-543-615-5(平裝)

857.7

86007288

天心月圓 — 弘一大師傳

作者 陳星

出版者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 慈惠法師(張優理)

地址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

電話 (〇七)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二六八

網址 <http://www.fgs.com.tw>

劃撥戶名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流通處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〇七) 六五六四〇三八五九

佛光山文教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〇七)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六一〇二

滴水書坊 佛光山文教廣場

新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〇二) 二九三三二七四八

新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〇二) 二九八四九五三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 (〇三九) 三三〇三三三一〇九九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一七號 (〇七) 二七二八六四九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 (〇七) 五五六三三九三一一〇六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一號

一九九七年七月

二〇一一年六月再版三刷

定價 二五〇元

印刷者

法律顧問

登記證

初版

定

有著作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傳真 (〇七) 六五六三五四六

電子信箱 foe@eeop.fgs.org.tw

劃撥帳號 一八八八九四四八

◆弘一大師晚年



【總序】

佛光與慧燈

白雲 題

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高僧輩出，法雨霖霖；禪智淨範，流布南北，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多少棲心禪理之士，機鋒峻烈，殺活自在；多少受持妙法之僧，廓清心體，刮垢磨光。歷代經籍及《海東高僧傳》中有具體記載者，約一千七百餘人，俱能垂高明於典範，顯聖諦於法界。

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由於古文的障礙，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即使悉

心諦聽，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識見高僧行誼，永拔生死根本，戒除貪恚愚癡苦惱的憂患，這是很可惜的！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力求現代化、白話化、小說化、真實化，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以親切通俗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成為白話版的現代《高僧傳》，是我繼《佛光大藏經》、《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中國佛教百科全書》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第四套大型叢書。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 杭州虎跑寺弘一大師舍利塔





【目錄】

【總序】 佛光與慧燈 ◆ 星雲

- | | |
|-----------|-------|
| ● 十里明湖一葉舟 | — |
| ● 郁郁碧梧萬枝新 | — 一三 |
| ● 不如歸去歸故山 | — 二一 |
| ● 花外疏鐘送夕陽 | — 三三 |
| ● 莊嚴七寶迷氤氳 | — 四二 |
| ● 清空朗月白馬湖 | — 五二 |
| ● 雲開光彩逾芒芒 | — 五九 |
| ● 萬物緣緣無有盡 | — 六八 |
| ● 浩蕩飄風起天杪 | — 七六 |
| ● 護生人道昭百世 | — 八七 |
| ● 衆緣性空唯識現 | — 九七 |
| ● 風月山水皆清涼 | — 一一二 |
| ● 亦憶亦戀五磊寺 | — 一二〇 |
| ● 鷺江禾山萬壽岩 | — 一二八 |

- ①⑦ 淨土依然古天竺 —— 一三七
- ①⑧ 南來有意訪高僧 —— 一四九
- ①⑨ 亭亭一菊標勁節 —— 一五八
- ①⑩ 猶有黃花晚節香 —— 一六九
- ①⑪ 拳拳殷誠之願力 —— 一七八
- ①⑫ 一輪圓月耀天心 —— 一八九

【後記◆寫不盡的弘一大師】 —— 二〇三

【附錄◆弘一大師年譜】 —— 二〇九



十里明湖一葉舟

杭州這個地方，自古就是一塊佛土；西湖這顆玉珠，向來春明秋媚。

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初秋的一個下午，李叔同獨自坐在昭慶寺對面的景春園樓上喝著清茶。景春園就座落在西湖邊上，憑欄望去，湖面上舟船星星點點，而這一個偌大的西湖，四周卻被佛寺包圍著。從左邊的昭慶寺數起，招賢寺、靈隱寺、虎跑寺、淨慈寺……彷彿被西湖的空山靈雨潤澤著。

十年了，十年前的這個時候，他來過一次西湖，爲了參加光緒二十八年的鄉試，他在杭

州住了一個月。這回他要在這裏久住了，因為他接受浙江省兩級師範學校校長經亨頤的邀請，在這所學校擔任音樂、美術教師。

他在茶樓上坐了很久很久。像是在翻閱一部人生歷史畫冊，把自己這十年來的往事一頁一頁地翻過，其中滋味，宛如他面前的那杯龍井茶水，越沖越淡，淡得只能令他在回味之中才能領取先前的濃郁。不過，他這時倒覺得淡有淡的好處：平和清涼、醒腦潤肺，大有滋心明目之妙。

整整十年了。自從那年鄉試不第，個人、家國，一時在他的眼前似乎都現不出光亮。早先的「二十文章驚海內」，不過是一紙空文；眼見八國聯軍攻陷津京，清政府簽訂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條約」，只留得「新鬼故鬼鳴喧嘩」。嗚呼，這恰是「感慨滄桑變，天邊極目時。晚帆輕似箭，落日大如箕。風捲旌旗走，野平車馬馳。河山悲故國，不禁淚雙垂。」

他曾在上海南洋公學受業於蔡元培門下，為宣傳民權思想，翻譯了《法學門徑書》、《國際私法》。一九〇三年，南洋公學爆發學潮，反對清政府一味賣國求榮，結果卻落得遭當局高壓而被迫散學。

滿腔憂憤無處發洩，他便玩起了寄情聲色的人生遊戲來了。這又是「殘山剩水可憐宵，慢把琴樽慰寂寥。頓老琵琶安娘曲，紅樓暮雨夢南朝。」

他在津、滬間接觸往來的風塵女子實在不少，坤伶楊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朱慧百、

李蘋香、高翠娥……然而，醉翁之意畢竟不在於酒，這即是他所謂的：「愁萬斛，來收起……休怒罵，且遊戲。」

遊戲歸遊戲，他的藝術造化使他不甘心僅浪跡於聲色場上、藏身於藝妓歌郎們的深宮閨閣之中。自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他不時地粉墨登場，開始他早期的戲劇活動。

早在少年時代，他就是一位戲劇愛好者。在秦樓楚館、歌臺舞榭，經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結識了許多京劇名角：孫處、楊小樓、劉永奎，而對梆子坤伶楊翠喜的演藝又格外欣賞，以致隔三岔五必去捧場。

在上海期間，他至少演過兩齣戲，即京劇「蚩蠟廟」和「白水灘」；他在「蚩蠟廟」中飾黃天霸和褚彪，在「白水灘」中飾穆玉璣。

一九〇五年秋，他登上了東渡的輪船赴日本留學。出國前夕，他寫了一首〈金縷曲——留別祖國，並呈同學諸子〉：

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枝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來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淒風眠不得，度羣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

爲了祖國，他甘願飄洋過海「忍孤負」，這固然是他的抱負，但他在日本也十分活躍。他在上野美術學校學西洋畫、參與編輯《醒獅》雜誌、習鋼琴、創辦中國第一個話劇團體「春柳社」，主演「茶花女」……。

一九一〇年春，他從上野美術學校畢業，回國後，他先後在天津老家的高等工業學堂和直隸模範工業學堂任圖畫教師；一九一二年轉赴上海，在城東女學做了短期的教師後，即被聘爲「南社」人士主持的《太平洋報》文藝編輯，並負責畫報副刊。這一年的秋天，《太平洋報》停刊，於是他來到杭州。

西湖的山水，爲他注入了更多的靈性；學校的生活，使他的藝術人生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他認真的品味西湖，也認真的從事教育。

浙江省兩級師範學校，是一所在向西方學習的聲浪中，於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春在杭州舊貢院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新式學校。李叔同來這裏任教的第二年，校名改爲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他的到來，很快就使這所學校溢滿了濃郁的藝術氣息。校內有開天窗的圖畫教室，有置於花園內的音樂教室，大小風琴五、六十架，還有兩架鋼琴。課程表上的圖畫、音樂課雖按照當時的規定，然而課外圖畫、音樂學習的時間比任何課程都多。下午四時以後，全校都是琴聲，圖畫教室裏不斷有人在練習石膏模型木炭畫，其光景宛如一所藝術專

科學校。

學校中的同事，有一個人被他的「神力」給折服了。這個人叫夏丐尊。

夏丐尊也是在一九〇五年到日本留學，入東京宏文學院，兩年後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因未領得官費，遂於一九〇七年輟學回國。如今他在學校裏任舍監，兼授國文。他的塊頭很大，恰好跟李叔同清瘦的身材形成鮮明的對比。人們經常這麼說：這兩個人倒也有緣，一起在日本留學未能相識，卻在這裏一見如故、情同手足了！

他倆的關係，令人十分羨慕，而在夏丐尊自己看來又倍感榮幸。他後來承認，李叔同「和我相交者近十年，他的一言一行，隨時都給我以啓誘。」他親眼看到，李叔同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這一定是有原因的。因為李叔同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就好比一尊佛像，有佛光，委實令人景仰！

夏丐尊雖是一位憂國憂民且具有古道熱腸的人物，但他自以為如今身上的少年名士氣息已懺除將盡，只想在教育上做一些實際的工作。這一點，他倒是與李叔同十分相似。自從李叔同到杭州來教書，他脫下了西裝，換上了一身布衣，灰色布長衫，黑布馬褂，金絲邊眼鏡換成銅絲邊的，從內心到外表迅速進入了新的角色。

李叔同長夏丐尊六歲。但他倆氣味相投，加上李叔同比之於夏丐尊多少顯得豁達，而夏

丐尊比之於李叔同又多少顯得老成，所以，他倆幾乎沒有什麼年齡上的隔閡。有一幅「小梅花屋圖」上的題跋很能看出他倆的性情和友情。當時李叔同住在學校的教師宿舍裏，而夏丐尊則住在城裏的彎井巷。夏丐尊在那裏租了幾間舊房子，由於窗前有一棵梅樹，遂取名為「小梅花屋」。「小梅花屋」裏有李叔同的畫友陳師曾的「小梅花屋圖」一幅，圖上有李叔同所提〈玉連環影〉詞一首，詞曰：

屋老，一樹梅花小。住個詩人，添個新詩料。

愛清閒，愛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

夏丐尊也有一首自己題寫的〈金縷曲〉：

已倦吹簫矣。走江湖，飢來驅我，嗒傷吳市。租屋三間如鋌小，安頓妻孥而已。笑落魄萍如寄。竹屋紙窗清欲絕，有梅花慰我荒涼意，自領略枯寒味。

此生但得三弓地。築蝸居、梅花不種，也堪貧死。湖上清山清到眼，搖蕩煙光眉際。只不是家鄉山水。百事輸人華髮改，快商量作別收場計。何鬱鬱，久居此！

夏丐尊便是這樣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他也曾想超脫一點，嘗刻一印，曰：「無悶居士」。他此時才二十幾歲，本無多少愁悶，而欲自勉「無悶」，這多少說明在他的內心深處早已是悶悶矣。李叔同覺得他的這種性格頗為可愛。夏丐尊本不是詩人，而李叔同要把他譽為詩人，這裏多少指的是他的氣質人品。

一九一三年的一天，西湖三島之一的湖心亭裏，坐著一瘦一胖兩個身穿長衫的人，正在茗清談，這自然又是他們兩個了。

湖心亭，初名「振鷺」，始建於一五五二年，後改稱「清喜閣」。湖心亭就是按照清代清喜閣的樣式重建的。清代所謂「錢塘十景」之一的「湖心平眺」，指的就是這裏的景色。置身於此亭中環視，湖水碧波浩淼，羣山環列如屏，而已身彷彿居於海上蓬萊之宮，真是霞光映碧波，水色入心清，令人心曠神怡。

李叔同和夏丐尊經常在課餘雇一只小船到這裏來喝茶。但這一天，他倆卻是為了躲避一個所謂的社會名流來學校裏發表演講。每次遇到這種情況，他倆都是要走開的。

夏丐尊似乎也覺得他們的這種做法有些滑稽，就對李叔同說：

『像我們這種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

李叔同聽了只是笑笑。他知道夏丐尊這種話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像他這麼一個對待校務和學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愁一愁、憂一憂的人，哪能做得如此灑脫徹底呢？